

我的朝圣路

——一个摩梭人的心路历程

和绍全「埃多龙生」著

WO DE CHAO
SHENG LU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我的朝圣路

一个摩梭人的心路历程

和绍全「埃多龙生」著

WO DE CHAO
SHENG LU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朝圣路:一个摩梭人的心路历程 / 和绍全著

—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4.12

ISBN 978-7-222-12493-6

I. ①我… II. ①和… III.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89592号

我的朝圣路

和绍全 著

出品人: 刘大伟

责任编辑: 陈浩东

熊 凌

装帧设计: 杜 舟

余仲勋

责任校对: 苏 娅

责任印制: 马文杰

出版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邮编 650034

网址 www.ynpph.com.cn

E-mail ynrms@sina.com

开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24.25

字数 290千

版次 2015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刷 昆明卓林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书号 ISBN 978-7-222-12493-6

定价 66.00元

人生有太多的过往已经不可能重复，
比如童年，比如青春，比如经历，比如
情感，唯有记忆不离不弃地伴随着我。

序

让人生的 记忆变得永恒

——读《我的朝圣路》有感

—

著名历史学家吴思先生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们是谁，是历史决定的，是由一直以来的成长历程决定的，我们一定要问这一路是怎么过来的，才能知道我们现在是谁，才知道我们往哪里去。”的确，每个人的人生经历就是一部活生生的历史，如果没有正确的个人记忆作为历史探查和反思的逻辑前提，那么，也就没有了自我更新的能力，也就没有了实现人生理想的强力支点。一个失忆的人，只会成为荒原上的影子，或者是一个梦游者的脚印，人生会是支离破碎的。所以，帕斯卡说：“要学会与内心交流，未经省察的人生不值一过，以向上提升的自由对抗向下坠落的本能，为外在自由的生活提供内在自由的有力支撑。”他的意思很明白，人生的物质层面解决之后，是人与人的层面，最高层面却是人内心的自由，以及提升人内在灵魂的问题。历史学家殷海光先生也说：“每一个处境下的人，无论贫富贵贱，智愚强弱，都留下生命的印记，不容被大历史所掩盖和抹杀光彩的印记。这样，我们才会同保罗那样所说：‘那美好的仗我们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们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殷先生把内心与道义又提升到了一种人生的宗教情怀，这里不是指信教，是一种对人生追求的宗教情怀。于是我想到了这本充满了理想主义、浪漫主义，又有着某种为理想和使命而书写的《我的朝圣路》，这不是一本民俗风情、旅游指南的煽情书，不是一本秘书代笔吹牛拍马、搔首弄姿的地摊书，而是印满了自己人生

住那个老人气若游丝的叹息：‘完啦。’”

读这样的文字，我似乎听到我们民族古老的招魂声。

“故乡”一词所能唤起的温馨，绝非风景优美、物产丰富、美味佳肴所能囊括，那曾经的所在，有着自己牵肠挂肚的亲人故人。即便就是在故乡的尽头，只剩你自己的影子在夕阳下徘徊，那故乡依然还是你的，那山，那水，那树，都是有灵魂的，连一棵草也可以跟你对话，这些是能用金钱购买的吗？

四

胡适先生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他的原话是：“实在是一个很顺从的女孩子，她百依百顺地由我们替她涂抹起来，装扮起来。”胡先生指的是我们过去装扮历史，我国的历史大多是“王天下”，是帝王将相的历史，找不到寻常百姓的影子。所以，葛剑雄教授说：“在古代，历史常常被统治者所利用，但在今天，我们不可能欺骗下去了，只有实事求是。”只有实事求是的探寻，才能留住历史的气脉以及对子孙的呵护。思想家阿伦特说：“除非经由记忆之路，人才能达到纵深。”对，纵深不是浮萍，它是思想的催化剂，是杂质的过滤器。

在《我的朝圣路》中，作者花了大量的篇幅写军旅生涯，他用30多年的青春岁月守卫边防，曾在边防四个军分区任职，作者说：“边防线就是边防军人一步一个脚印丈量过来的。”

当那场著名的边境作战打响的时候，有记者问他，怎么理解“理解万岁”这个说法。他掷地有声地说：“自古以来，有边就有防，有防就有军，戍边卫国是我神圣的职责，谈不上理解还是不理解。”这就是军人，这使我想到拿破仑说过的一句话：“大炮毁灭了封建制度，墨水正在毁灭现代社会。”他书中所写的这些理想主义的气质，在今天读来更加令人耳目一新，感人肺腑。在今天这个所谓“新新人类”驰骋的社会，所谓的时髦，不过是一些无聊文人和商业骗子鼓吹起来的一些趣味和偏好。人类所面对的宇宙存在着两种永恒，一种永恒是过去，一种永恒是未来。

作者没有美化战争，但他是战争的亲历者，经过了肉体与精神的磨砺，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多年后，当他回到当年战地老山时，这样写道：“我在想，当年优秀男儿的血泪，驾驭枪炮的英勇将士的雄风，已经成为云烟般的历史，当年

参战以及走下战场的老兵和一代代守护老山的边防军队，现在大多告别了军营，80年代年轻的士兵已经步入中年，他们在祖国各地默默无闻的生活和工作着，在离开老山的和平岁月里经历着人生的酸甜苦辣和生活的坎坷与曲折。但是，我相信他们一定会认为，拥有那段为祖国而战的岁月，是一个血性男儿人生中最刻骨铭心的记忆。”

“其实，屹立在祖国南疆的老山、者阴山、扣林山、八里河东山、罗家平大山这些名山大川，其实它们没有文人墨客笔下那样美丽，它们只是硝烟弥漫后被人们记忆的一个个山峦，只因为曾经被升华、放大、覆盖、辐射、凝聚和承载了中华民族的爱国情感与向心力，沸腾了多少男儿的热血才使人们永远难忘。现在全国四面八方的人走进老山，严格地说，他们不是为了欣赏大自然的景色，更不是为了寻找古人的遗迹，而是为了看看曾经无数双远去的脚曾经在这里攀扯，留下的战争与和平的足迹，缅怀那些离我们不远为国牺牲的烈士，记住曾经奋战在这里的热血男儿，只盼这种悲壮的记忆后人能够时时想起。我相信，老山记得，者阴山记得，扣林山记得。”

往事如烟，那是对我们旁观者而言。对历经战火劫难的一代，昨日其实一直近在咫尺。我认识多位亲历那场战争的老兵，在时光堆积而成的岁月里，他们多半选择沉默，以沉默与那惊心动魄的痛苦回忆保持一段距离，回避碰撞的痛楚，也许在月迷星稠的时候，他们会回忆生离死别的场景，或者血雨腥风的烽火……

米兰·昆德拉曾说：“在黄昏的余晖下，万物皆显温柔，即便是残酷的绞刑架，也将被怀旧的光芒所照亮。”是啊，隔着悠长的岁月，任何残酷的过去都变得可以原谅，但不能遗忘，因为人是善于忘怀的动物。当一切的艰苦卓绝，英勇牺牲，都应该被记住。所以，作者写下悲伤与欢乐、理想与现实、过去与现在尤显珍贵，如果没有这些记忆的历史，一切又回到虚无的迷茫。我们必须在被遮蔽与裹挟的往事中找到这一代人的足迹。

必须让他们承认，也让后人知道：这代人是献给时代和使命的人！

拉木嘎土萨

目录

WO DE CHAO
SHENG LU

我的朝圣路

序

让人生的
记忆变得永恒

梦幻家园 / 1

山寨故事 / 23

不灭的母魂 / 45

求学之路 / 58

飘零的山花 / 74

陨落的村庄 / 81

走出大山 / 93

士兵出击 / 111

风雨中缅边境 / 127

我们的连队 / 134

大练兵之歌 / 151

浴血边关 / 162

那山那水那路 / 175

傣乡之恋 / 201

河口边关云和路 / 211

爱洒千里边防 / 239

悠悠红河情 / 265

太阳回头的地方 / 285

守望那片热土 / 307

触摸欧洲 / 328

美丽的转身 / 341

慎读岁月 / 350

行走欧洲 / 355

后记 / 374



我的朝圣路

一个摩梭人的心路历程

和绍全「埃多龙生」著

WO DE CHAO
SHENG LU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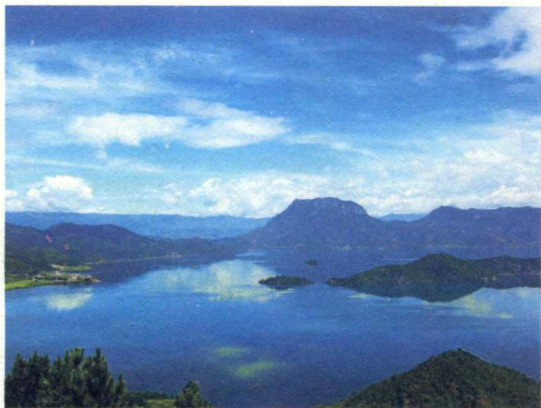


梦幻家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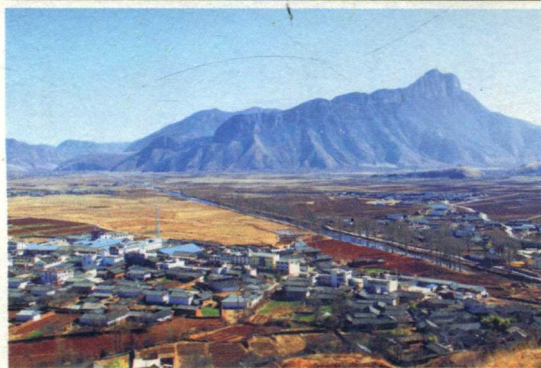
WO DE CHAO
SHENG LU



> 泸沽湖
——摩梭人的母亲湖



> 永宁古镇
——摩梭人的家园



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在老家老人讲述的故事里或者乡亲们传唱的山歌里常听到“谢纳咪”“格姆”“纳若纳咪”这些神秘古朴的名称。那时因为年龄小，又没有见过什么世面，对这些朦胧的名称听起来自然是像梦幻一般，并不懂指的是什么。渐渐长大了，才知道摩梭语所称的“谢纳咪”就是泸沽湖，“格姆”就是屹立在泸沽湖边的格姆女神山，“纳若纳咪”就是我们的族群——摩梭人，也逐渐明白了摩梭人在故事里、山歌中把他们之间联系起来描述的来龙去脉。

摩梭人世世代代根植于这片被称为“东方女儿国”的地方，历经风云变幻，时代兴衰，把民族的命运与这里的山川江湖紧密相连，编织了无数传奇故事，勾勒了一幅幅神奇、神秘、独具特色的文化图卷。



泸沽湖母亲湖

位于中国大西南滇、川交界的宁蒗彝族自治县，俗称小凉山。小凉山连绵不绝的山峦之间，掩藏着让人猜不透的神奇之谜。我们在小凉山，能感受到中国所有的雄奇壮丽之美。

小凉山有一个高原湖泊，叫泸沽湖。泸沽湖位于金沙江东岸与小凉山之间的万山丛中。摩梭语称泸沽湖为“谢纳咪”，意为“母海”即“母亲湖”。整个湖泊状若马蹄，南北长而东西宽，形如曲颈葫芦，泸沽湖海拔为2685米，总面积50.3平方公里，泸沽湖是摩梭人赖以生存的地方，自古把她视作“母亲湖”。

关于泸沽湖的形成，流传着一个故事：在遥远的年代，这里曾是一片村庄。村里有个孤儿，每天到狮子山去放牧。终于在一个山洞里发现一条大鱼，他就割下一块烧吃，鱼肉香喷喷的。第二天，他又去了，昨天割过的地方又长满了肉。这事被村里一个贪心的人知道了，他要把大鱼占为己有，就约了一些贪财之徒，用绳索拴住鱼，让九头牛一齐使劲拉，鱼被拉出洞，灾难也就降临了。从那个洞里，洪水喷涌而出，顷刻间淹没了村庄。这时，有一个摩梭女人正在喂猪，两个



> 《格姆女神像》铜雕。和绍全创意

湖边的沙滩上欢欣雀跃，等待着渔船靠岸。湖上的船，船上的人，湖上的歌交相辉映，使人恍如梦境，泸沽湖的早晨是一首美妙的诗，一首无言的歌。

当年，要想吃泸沽湖的鱼，根本不需要用渔网，也没有人用鱼竿钓鱼之类的，只要用一根削尖的木棍就可以在湖边戳到非常鲜嫩的鱼，在湖边找三个石头支成锅庄，拾一些沙滩上的干树枝烧上火，用一个小铁锅，煮开湖水，然后卷起裤腿，拿起木棒在湖里随便一戳，都能够戳到鲜嫩的鱼。拿到鱼以后，剥开肚皮、刮掉鱼鳞，丢进烧开水的锅里，不用加油，

只需要加一点盐和葱花，一锅白色的鱼汤，鲜美的鱼肉，就可以食用了。那种味道无法用语言来描述，我走南闯北多少地方，还从未吃到过那样好吃的鱼。有时候在湖边吃饱了鱼，随便找一户人家住宿。那时的泸沽湖只有十来户人家，村庄萧条，房屋低矮简陋，屋顶每一块黑乎乎的木板上都盖了几块大石头，屋顶仿如一片乱石滩。泸沽湖周围种植的都是苞谷和土豆，村民都很贫困。整个山寨没有太多的人声喧哗，更多的是大自然的声音，那彻夜起伏的蛙鸣，零星的狗叫，湖岛上传开的鸟鸣声，和高山上传来的夜鸟咕咕的求偶声，把人一次又一次从梦中叫醒。还有那一起一伏的潮汐声摇着人入睡。

泸沽湖的西北部有一个坝子，摩梭语称“吕底”，外地人称永宁坝子。永宁坝子海拔2644米，面积41.23平方公里，四周群山环绕，自然景观秀丽，盆地内村寨星罗棋布，开基河流经盆地中央，两岸沟渠纵横，阡陌交叉，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堪称高原江南，也是摩梭人居住较为集中的地区。

历史上永宁是茶马古道要冲，当地几家大富和封建领主组织马帮商队，由土司武装护送，经永胜、丽江、维西、中甸、察隅、拉萨、日喀则到尼泊尔、印度往返经商。坝子里还有许多历史古迹，如有元世祖忽必烈进攻大理国，率中路军经过永宁时驻蹕之地日月和；有开基桥遗址，相传忽必烈为便于兵马通行在此搭建木架；有扎美寺、者波萨迦寺，有永宁土知府衙署(土司衙门遗址)，永宁温泉，茶马

古镇皮匠街等。因此，永宁坝子自古以来就是摩梭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永宁有一个温泉，位于泸沽湖永宁乡以北的温泉村，是典型的高原温泉，当地摩梭人称之为“热水塘”，历史上永宁温泉由于交通、文化交流都很封闭，与山外的交往甚少，人与人之间纯朴无瑕，到温泉洗浴露天池塘，无须回避路人，男女共浴，每年一到冬季，许多摩梭人都会来到温泉洗浴治病。

我老家有一位雄鹰一样的男人叫高若旦史。他常年赶马帮，往来于云南和西藏之间。那年代能在茶马古道上行走的赶马人，个个都剽悍精明，唱起山歌来，可以飘过几座山头。当时的永宁，是茶马古道上的一个马站，高若旦史的马帮，驮走茶叶、盐巴，驮回布匹和糖果。常在藏区行走，他一身藏族打扮，就像英武的康巴汉子。独支玛和高若旦史那一年到永宁洗温泉洗浴时相识，成为“阿夏”，在温泉边的帐篷里度过了几天难忘的时光。

没有几天，高若旦史又走向了遥远的圣城拉萨，独支玛回到金沙江边。她甚至不知道高若旦史的家到底在哪个寨子，但却珍藏着对他永恒的记忆，这记忆陪伴着她，直到高若旦史的孩子出生。独支玛每天在金沙江畔，凝望着高高的牦牛峰，她希望看见一匹白马，驮来她心爱的男人。

一年又一年，孩子已经长到她的腰杆高了。每一年洗温泉的时节，她都来到温泉在欢乐的人群中寻找。雄鹰般的高若旦史却再也没有回来。孩子长到10岁时，一位赶马人带来消息：旦史已经死了，从此他消失在了茶马古道的崇山峻岭间。独支玛收藏起第一次爱情，独支玛有了第二个、第三个“阿夏”。一个个剽悍的男人，给她留下了一个个健康活泼的孩子。

独支玛苍老得如同山间的老树。她的孩子，她的孙子，围绕着她的身旁。孩子们属于不同的父亲，他们谁也不认识自己的父亲，但母亲，是孩子们心中最亮的火塘。孩子们都有出息，她家的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独支玛一生在与男人们来来往往中得到了许许多多的爱情，又得到了许许多多的亲情。她的男人们，都那么真诚地爱过她，而她，也深深地爱过他们。

我见到独支玛时，她布满皱纹的脖颈上，还带着那一串殷红殷红的玛瑙项链。她说这是高若旦史当年拉萨回来时，在永宁的温泉边送给她的信物。

光阴似箭，时光流逝，随着国家的改革开放，如今泸沽湖畔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开阔的公路四通八达，飞机场即将开通，国内外旅游者带着无限的憧憬，长途跋涉来到向往已久的泸沽湖。古老的“女儿国”已经不再遥远和神秘，那个像世外桃源般的梦境，已经被人们揭开了神秘的面纱。今天美丽的泸沽湖承载着更多的期待，摩梭人又面临着对自身文化的调整 and 选择。



> 抹不掉的是江边的那一条小路

苍茫的金沙江

我家居住在金沙江边的拉伯乡。拉伯乡地处宁蒗县最北端的金沙江峡谷干热河谷地带，这里由于地理位置偏远，山高谷深，峡谷险峻，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生存条件十分恶劣，一直是一个极度贫困的地方。居住在江岸的人们，祖祖辈辈陪伴着苍茫的金沙江过着艰辛的日子。

金沙江发源于青海境内的唐古拉山脉，从发源地到重庆宜宾的部分称作金沙江，而下就称作长江了。金沙江并没有像我见过的长江一样平坦、温顺，江的两岸也没有像长江那样繁荣美丽。江边的摩梭人聚居地算是金沙江的中段了，江水浩浩荡荡从雪山走来，沿着横断山脉狂放不羁，峡谷江岸群山起伏，高耸入云，头顶着皑皑的白雪和飘荡的白云，蜿蜒曲折绵延千里，不知疲倦地穿过我的